

调肝运脾治疗小儿汗证

霍莉莉, 虞坚尔

(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, 上海 200041)

摘要: 治疗小儿汗证, 常用补益气阴、调和营卫、清热利湿之法。临证尚见木旺克土, 积热蒸腾, 迫津外泄之证, 治从肝脾, 可获良效。

关键词: 小儿; 汗证; 治疗; 肝脾

小儿乃纯阳之体, 白昼或入睡时微微汗出, 尤其头颈部明显, 而不伴有其他症状者, 乃清阳发越所致, 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, 无需特别治疗。但在正常环境中, 安静状态下, 小儿全身或局部出汗过多, 甚则大汗淋漓, 则是临床常见的小儿汗液异常。小儿汗证, 不仅消耗水谷精微, 影响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, 还常因汗未拭干, 汗孔常开, 卫外失护, 外邪乘袭而反复引动外感, 甚至变生他病, 需要及时治疗。

现行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《中医儿科学》将汗证分为肺卫不固、营卫失调、气阴亏虚、湿热迫蒸4型。临证所见, 上述乃为汗证产生的一般规律, 仍不能尽论所有汗证之因, 实证并非全由湿热引起, 临床常见木旺克土, 积热蒸腾, 迫津外泄而汗出增多之证, 笔者治从肝脾为本, 以条达肝气、调脾助运为要旨, 辅以固表敛汗等治标措施, 常获良效。一得之见, 浅析如下。

肝脾与汗证的关系

汗乃脾胃运化之水谷精微所化生的津液, 经阳气的蒸化, 赖卫气的开合, 从汗孔排出的液体。清代吴塘《温病条辨·论汗》指出: “汗也者, 合阳气阴精蒸化而出者也……盖汗之为物, 以阳气为运用, 以阴精为材料”。《素问·阴阳别论》云: “阳加之阴谓之汗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 脾的运化正常, 水谷化生气血津液, 阴津充足, 方能使汗生有源, 正如《素问·评热病论》曰: “人之所以汗出者, 皆出于谷, 谷生于精”, 而汗液排泄, 则依赖肝的疏泄有常, 全身气机调畅, 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所化生的卫气启闭, 调节汗孔开合, 汗液才能正常排出体外。可见, 肝脾在汗液的形成和排泄中具有全面的调节作用, 可谓调汗之枢纽。一旦肝失疏泄, 木不疏土, 运化不健, 遂成积滞, 食积化热, 腠理大开, 阳热凌驾于阴津, 则迫津外泄, 时时自汗, 寐中盗汗, 犹如旺火烧水, 而水气蒸腾而出, 正如《医方集解》云“随其阳气所在之处而生

津, 亦随其火扰所在之处泄而为汗”。

现代研究发现, 节后交感神经末梢支配汗腺的分泌, 除掌跖部位外, 其释放神经介质主要为乙酰胆碱, 凡能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, 乙酰胆碱分泌增加的因素, 均可引起出汗。据报道, 肝组织及其微循环血管上有密集交感神经末梢及神经递质分布, 脾与神经-内分泌系统有一定相关性^[1-2]。倘若性情急躁易怒, 肝失疏泄, 脾运失常, 迷走神经受抑, 支配汗腺的节后交感神经过度亢奋, 乙酰胆碱释放增加, 汗腺分泌细胞内储存的钙释放, 增加细胞内氯和钾的通透性, 则出现多汗; 同时刺激下丘脑腹内侧核拒食中枢, 抑制胰岛素分泌而加强胰高血糖素分泌, 使食积不化, 食欲减退, 提示精神因素、汗证及食欲减退, 与肝脾失调密切相关, 由于植物神经-内分泌系统平衡紊乱而产生病理联系。

汗证从肝脾论治

临证所见, 目前许多汗证患儿, 素喜肥甘厚腻之品, 经常汗出湿衣, 头颈尤显, 不分寤寐, 动则益甚; 既有纳谷欠馨、精神不佳等“虚”象、又常伴脾气急躁、口渴喜饮、手足心热、咽干舌燥、口气较重、小便短赤、大便秘结、舌红苔薄黄腻、脉小数等。多因现代独生子女娇纵任性, 疏泄失常, 枢机不利, 木旺克土, 脾气壅滞, 遂成积滞, 食积化热, 积热蒸腾, 迫津外泄, 而汗出增多; 积滞内停, 浊气上熏, 则口气较重; 气机升降失调, 上则影响纳食, 下则大便不利; 小便短赤, 手足心热, 咽干舌燥, 舌质红, 脉小数, 均为积热之象; 苔薄黄腻, 乃为脾运不利, 水反为湿所致。病性属阳热实证, 用补虚敛汗之品常无显效, 治以调肝运脾, 使气机升降有序, 水津输布正常, 交感神经不致过度亢奋, 迷走神经转而兴奋, 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得到纠正, 可达食纳增、汗自止之功。

方可选用平胃保和汤合疏肝之品加减治疗。处方: 广郁金9g, 川楝子9g, 茅苍术(各)6g, 上川朴6g,

广陈皮6g,制半夏6g,白茯苓9g,焦三仙(各)9g,青连翘9g,马齿苋9g,淡子芩12g,麻黄根6g。方中广郁金、川楝子疏肝泄热;平胃散加减运脾行气;保和汤加减消食和胃;马齿苋清热解毒,可治疗口臭,并有增强肠蠕动之功;淡子芩清泄大肠之热;麻黄根敛汗治标。药后可使邪去正安,本固标治,获得良效。

此外,汗出之时,应嘱避风寒,防外感,汗出之后

及时擦拭,保持皮肤干燥清洁,平素饮食有节,并进行适当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,方能取效满意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王朝勋,郑洪新,王继伟,等.怒伤肝与神经-内分泌-免疫系统失调探析.辽宁中医杂志,1997,24(5):205-206
- [2] 卓勤,金敬善,邓新荣.中医脾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的关系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02,8(9):80-82

中医证候量化的探讨

杜青雄¹,黄碧萍²

(¹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,佛山 528500;²中山大学附属二院,广州 510120)

摘要:本研究紧扣“量化”做文章,“量化”其实就是量的过程和量的结果,围绕着“量”的行为全过程展开论述。指出要“量”,首先要选定所用工具,这样的工具称之为衡器,衡量不同的东西或同一东西的不同侧面要使用不同的衡器。充分论证了中医是以整个人体自身作为衡器,其结果自然与现代医学(西医)截然不同。现代科学方法的量化是由纸笔墨或计算机作记录,而中医证候量化只能由中医人在具体案例操作中拿捏量度,才能成竹在胸心中有“数”。西医的量化是呆板的,而中医的量化是鲜活的,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结论:不能以“现代合适的数学方法”使“中医证候量化”。

关键词: 证候; 量化

中医所言之“证候”是中医特有,近些日子在中医界正热烈地讨论着,人们对“证候”的认识还停留在雾里看花,更有“热心人”提出“中医证候量化”问题,提出“中医学应该在原始的直觉的模糊辨证中引入现代合适的数学方法,使中医辨证从直觉模糊向科学的模糊数学过渡,以临床准确辨证为目标,遵循中医学理论和辨证思维规律,在总结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开拓新思路,引进新方法,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严密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,开展多学科、多层次、多途径的综合性研究,建立统一、客观、可行的证候量化诊断标准,是目前中医证候量化研究的关键之举”^[1]。这样的“热心人”有否想过,“中医证候量化”要回答3个问题:①什么是证候,②什么是量化,③中医证候如何量化,也就是如何操作的问题。

能找到“现代合适的数学方法”使“中医证候量化”

现在中医学界正致力于中医证候现代方法的量化,笔者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善意的,如果中医证候量化了,应用于临床中不是有据可依了吗,既省掉

将信将疑的时间,直截了当地套用既定的量化指标,又能提高临床确诊率。若是中医证候量化了,中医人可以懒一回了,省掉了背读经典的时间,再也不用体会中医枯燥无味的文句了。

中医证候真的可以量化吗?“量化”一词其实就是一个“量”字。“量”按名词解是指测量东西多少的器物,如斗、升等。按动词解是用尺、容器或其他作为标准的东西来确定事物的长短、大小、多少或其他性质(注: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)。“量化”指的是量的全过程,包括了所用的“衡器”,使用衡器的过程及其结果。

人体自身是最好的“衡器”

我们知道要衡量一件东西,必需要用“衡器”来完成,如量度一支钢笔的长度,要用尺子;想知道一个苹果的质量,要用称。那么,中医要用什么作为衡器,来考量人体呢。中医就是用整个人体自身量度自身,是自己与自己比较,其结果就产生了中医理论和中医实践。中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涉及哲学问题,让我们复习一下哲学知识。

1. 世界是物质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包括